範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九

書

書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某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

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

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

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
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
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夫君有命孰
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
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
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
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
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

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犬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

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矯多

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鑑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

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眞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禄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

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後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閒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

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
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
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
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
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貴賞一御史若言而無
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
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
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
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

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不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關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

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塡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内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廷爲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

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視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

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

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
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
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
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國家之可喜也
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
姧邪夷狄侵國姧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
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姧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
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姧邪此至理之本也
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

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

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髪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

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
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
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
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
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
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
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
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
而臣下上言率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

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
罰之柄離間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
聖鑑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
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
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
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
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
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
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卒多纖佞

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上張右丞書

年月日具官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于右丞閤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

伊尹之心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繼求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先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徨徨以聽於大人之門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

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
天心卓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
台宰邴侯之問繫乎條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
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巽而道不可屈
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向星象
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
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
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燮煌之座為萬
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

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爲其升爾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

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于海隅葭莩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徨徨乎聽於大人之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辯

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敎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向衡之心可得而傳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

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年月日范某謹擇日望拜上書于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恭以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責下士之補益也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荅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

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
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
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
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
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憂矣天下久太
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
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
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
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

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

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
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
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
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
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竊謂相
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
器備戎狄杜姧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
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
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

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包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

鰥寡不恤游墮不禁播藝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亦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録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

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叅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叅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别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可注錄事叅軍如無負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

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
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
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
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
此後諸劇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
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
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
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盤固
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

幸甚幸甚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寔素而不糺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須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

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擾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嘗有定制不欲動揺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憲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

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

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廵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途以禁請託苟利天下犬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廵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

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令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

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兹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宂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

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

書以眞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況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令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惸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遊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

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貧產願還鄉里者一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

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鄙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閒力致富庶不破什一

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宂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絶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蓺之家古皆督責

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勸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

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猒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猒其德弗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之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敎賢孰繼焉豈乎愼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敎育之道則代不

乏人今士林之間甚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穠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沈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主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

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未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别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

必有良器蔚爲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
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
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
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
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
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
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擧之時申其
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
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愼選擧敦教育

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令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旣在承平之朝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二之日圖之三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嵓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

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洽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録事參軍録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内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

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髙爲之防旣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宂乎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乗虚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

老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晩葷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西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賛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貫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討王衍之鑑豈曰不

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吴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吴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

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吴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

廩庇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

絶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覇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姧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慼

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

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内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某謂内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眞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轂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

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蒼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内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耳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

以建其極又令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
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
羣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
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
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
求他官直云假途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
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
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
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

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僚亦旣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瀆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癡庌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子之恩不爲百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

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剔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以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

況邊民尚困邊廪尚乏苟有搔動餽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旣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奸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鑑昭昭焉非止方冊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餽運而生靈不敢怨奸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艱苦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秉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

山壓況躬擐甲胄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
雨此奸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又
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
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
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
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
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
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

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鑑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

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聖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某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禄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

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
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
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
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
一寬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
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
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
至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
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糺察四方絕斯民之寃

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亦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旣淸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爲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敎正百司之綱紀澄淸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乎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

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弃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鑑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顧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鑑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

書廡有一逹於聦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

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九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

書

書

上資政晏侍郎書

年月日具官范某謹齋沐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翊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譏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

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搢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墻哉請露肝膂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說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某天不賦智昧於

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斯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蒭蕘采謠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議有所未從諫有所未上復

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
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
於君則爲之衛顗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
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
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
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
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
則庶人無所議焉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

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
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
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潁
考叔曹劌杜蕢紘髙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
諫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淸舉置某
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
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
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䡄君於
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

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若以某好奇為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絏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彊㩻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若以某邀名為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為善無近名乃

道家自全之說豈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恥沒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則敎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某患邀之未至爾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唯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

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某官小禄微然歲受俸禄僅三十萬觿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錢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某今職在校讎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

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某棲遲於斯絶無補益
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
食矣所可薦於君者唯忠言耳況我國家以六
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防未然之幾兢
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蕃
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
所未澄百司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
邊虛而有所未討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
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

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償於是浮淺僥覬之輩爭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說此政教之大害也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

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亦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眞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說此致敎之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聲發者恥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某昨輙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內中上皇太后聖壽請詔宰臣率百僚

於前殿上兩宫聖壽實無减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内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宫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柰何後代必有舅族強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

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丕拙之劾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始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

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紳之人皆

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悩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羅憂𡍼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某

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亦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敎，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敎，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亦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

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一賜鑑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時相議制舉書

年月日具官范某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閤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葢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

倹獄無積訟亭解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
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
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
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
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
失之鑑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
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
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鑑
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

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加諸子猶羣史
所以亂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
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
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示猶愈於學非而博者
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為學者不根乎經籍
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
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
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
國風之衰唯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

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救其弊與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

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示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材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麤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

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顧相府爲此一舉，儻昌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于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

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靜書

月日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爲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刪書斷自唐

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唯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究之儻亦以

典爲名蹟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爲不可貽書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冊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今

詔誥宣敕聖旨之類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爲名以明備戴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足下又謂呂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爲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

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爲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爲頌乎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爲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爲今式尊之爲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爲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足下博識之士當於

六經之中尊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百起不足繫以自取或足下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其目典之爲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騤推官書

月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李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自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辯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

中有冊文詎可統而爲制僕乃求而閱之果千
首中有冊文十五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冊制
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
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
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
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
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
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
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

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襃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刪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冊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刪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

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耶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册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

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冊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務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年月日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盖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宫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甞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

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二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還于上京崔公既毀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黃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為

天下壽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爲某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日具位某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眞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

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
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
堯舜之俗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
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嘻吁遣使
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
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
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
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
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

一方念先帝歳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卑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

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某料大王必以

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晋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

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行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

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
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
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
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
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
朝也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邀城
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彊人
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有血戰而
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

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聞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思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

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彊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主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

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垂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

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逺天下之兵使蕃漢邉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吴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髙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邉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

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殺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

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荅安撫王內翰書

某諮目上安撫內翰學士某處事疎略忤朝廷意旣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柰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閤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天下義當討

伐今肯稱兀卒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爲國家之羞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斃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羣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

累朝欲刷大恥終無成功眞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呂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覩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

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柰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鑑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勳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延光輩可觀其効又涇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

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乗虛而進關中一

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閤下以衆說恭

取爲國家圖之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